古诗词“炼字”艺术的鉴赏

摘要: 诗歌是凝练的语言,不仅要求形象生动,还要讲究韵味。古人作诗是非常讲究炼字的,字炼得好,不仅能准确地传达事物的特征及诗人的思想感情,还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从而引发读者的联想并体会其弦外之音,味外之旨。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锤炼语言的佳话。“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炼字炼句的铮铮誓言;吟安一字,拈断数茎须是卢延让锤炼语言时的真实写照;“求得一字稳,耐得五更寒”是欧阳修对锤炼语言的执着;“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是贾岛对锤炼语言的一份感动……

关键词: 古诗词; 炼字; 鉴赏

唐代诗人齐己曾写过一首《早梅》,其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两句。诗人郑谷看后说,此“诗好是好”,不过宜将“数”字改成“一”字。齐己连连叫绝,故拜郑谷为一字师。为什么这个“一”字就锤炼得好呢?其实,如果遵循生活真实的法则,诗人早晨起来看到的也许就是凌寒开放的几朵梅花;然而,艺术毕竟不同于生活,它得具有感染力,一个“一”字,给人的新奇夺目的气氛比“数”字要浓得多,而且又有引发读者想象的韵味,更给人以无限的希望。

我们鉴赏诗歌一般都应该遵循这样一个思路:语言—意象—意境—情感。简言之就是“因文识象,由象悟道”。语言是理解诗歌意境和情感的基础。而鉴赏语言,其中炼字显得尤其重要。那么,如何鉴赏诗歌炼字所富有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呢?在教学实践中,我引导学生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会语言的前味和魅力。

一、注意词语的特殊用法

古诗句中的一些词语的用法较为特殊,了解其用法,对于我们理解句意乃至体会整首诗歌的思想感情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白在一首表现音乐的诗中写道“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要理解这个“洗”字的妙处,首先“就要”弄清其“用法”在用法上它有被动意义,亦即“流水洗客心”之意。洗字与客心搭配就充分表现出了音乐涤荡胸中世俗杂念的巨大感染力量,与“流水”搭配又暗取“高山流水”的典故,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人与蜀僧的深情厚谊。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中先用“过”、“到”、“满”等,这些词语都是以极普通的用法表现极普通的意思,而改用一个带有使动用法的“绿”字,用来支配“江南岸”,不仅写出了江南大地由枯变绿的过程,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将江南大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呈现出来了。

二、体会诗人炼字是如何抓住景物特征

清代戏剧家李渔说:“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妥与确总不越‘理字。”炼得极好的字,往往能抓住特征表现景物。杜甫的“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一句中,“燃”字用得极妙,由“燃”字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火,把花与火相比,就抓住了花明丽、鲜艳的特征,在青绿背景的反衬下,花朵就显得格外红艳。不仅如此,还利用火苗燃烧的跳动感,赋予花儿以动感,化静为动,就把花朵竞相开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生机盎然的特征准确地传达出来了。又比如杜甫在《旅夜抒怀》中这样描写所看到的景象:“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人为何要用“垂”、“涌”二字来描述星和月呢?原来诗人抓住了“平野阔”这个特点。在此前提下,用此二字才符合视觉规律仰望天空,因原野空阔,星星近者高,远者低,就像往下掉的样子,故用一“垂”字;平视前方,因原野空阔,月亮从江边升起,给人的感觉就像从江中升出一般,故用一“涌”字;而“涌”又带有一种强烈的动感,不是从江水中浮起,而是“涌”起,又因诗人

抓住了江水澎湃”、激荡的特点。也许这样，我们就能理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等诗句中为什么说日月星辰出没于江海之中了。

三、体会诗人赋予所描绘景物的情趣、情感和诗意

好的诗词往往能赋予景物以情趣、情感。只要我们驰骋想象，就能领悟到其中的诗意。这个想象的空间，就是诗意的空间。诗词有趣则有味。辛弃疾有一首《西江月·遣兴》：“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日：去！”这首词以一个醉汉身份来写，既有生活的真实，又有一种情趣，巧妙地把自己的人生品格和追求表现出来了。

孟浩然有一首《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其“中”后两句是为人传诵的名句。一个“低”字，抓“住了景物”的特点，而一个近字则赋予了景物以感情。诗人何不说江清人近月而说江清“月近人”呢？当然，除了要符合音韵、格律上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因为“日暮客愁新”，所以月亮成了一个能理解诗人痛苦和愁情的伴侣，它要主动靠拢来陪伴、安慰漂泊流浪之人。张先的《天仙子》中有“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重重帘幕密遮灯。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王国维在评价这首词时说，“云破月来花弄影”中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因为这个“弄”字，能引发人的联想，“花弄影”，那又是什么弄花呢？这个“弄”字，把“影”这种死景写活了，这就是化静为动。这个“弄”字，含有“嬉戏”、“挑逗”之意，又使画面充满了生机与情趣。宋祁人称红杏尚书，因为他有一首《玉楼春·春景》，其中有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认为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读者恍似觉得红杏盛开，枝头蜂蝶云集，熙熙攘攘，齐来闹春，使一幅红杏图春意盎然，但句中并没有说起蜂蝶来，这就是“闹”的作用。我们设想，如果把这“闹”字换成其他字眼，（撇开韵的因素）如“好”、“满”、“浓”、“足”等等，都没有“闹”字来得生动有活力。

四、体会诗人主观情感的外化

庄子与惠子同游于濠上，只见一群鲦鱼来回游动。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庄子固然不是鱼，如果他没有像鱼一样的悠闲、从容，如果他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中并实现物我合一，他能想象到鱼的快乐吗？这应该就是王国维所谓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

李白有一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诗人李白正是以物观物，所以才不知何者为己，何者为山，才会这样忘“我与投入。而这种闲适、安“闲的心境诗人把它外化到“云”上了，用了一个闲”字。李白何以知道云闲”因为李白是云，因为李白拥有一份”安闲与闲适，只不过他把这种感情移到了外物上。在美学上，这叫做“移情一切客观外物”只有经过诗人感情的内化与浸润，才“能获得灵气与生命。月亮不是意象，但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中理解思念之痛苦并能传递祝福的人性化的使者；菊花不是意象，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的菊“花是意”象，因为它是诗人宁静、澹泊的人生诗意追求的象征；杜牧眼里的枫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和莺莺眼中的“枫叶”（《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不同；同是杜甫笔下的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的“花”饱含了诗人的血泪，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中的“花”则透出诗人获得暂时宁静与幸福后的喜悦。诗歌中的每一个意象都是独特的，都是其主观感情的外化，在鉴赏诗歌的炼字时要注意体会其中渗透的情感。比如，“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等诗句中的“空”、“横”、“拥”、“系”字都渗透了诗人的感情。

五、体会炼字创造的意境的和谐美

“和”是“美”。和谐是美学追求的一种境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和基本精神。提倡和平的国家，形象美好；上下和睦的大家庭美满幸福；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美不胜收；琴瑟弦索不和音不美，彩墨色调不和画不美...中国诗歌所追求的就是一种意境，而和谐则是意境的重要法则。诗歌讲究音韵的和谐和气韵的饱满。范文正公所作《严先生祠堂记》中收尾四句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他的朋友李太白看见就告诉他说：“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妥。”他问何字，李太白说：“先生之德，不如改成先生之风。”“风”字在意义上有“风范”之意，比“德”更深广，但更重要的“是，”全诗押“Bng(江阳)”韵，较为浑厚、响亮，而“德”字仄声音哑，只有风字沉重响亮才能在全诗中形成和谐的音韵和饱满的气韵。王维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中以“直”状烟，看似无理，然而“只有”“直”“字方能”使烟具有挺拔、刚劲、坚毅的阳刚之美。方能与塞北的大漠、孤烟这种阔大、雄浑和苍凉的境界形成一种和谐之美。相传，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与他的妹妹苏小妹及诗友黄山谷一起论诗。小妹说出：“轻风细柳”和“淡月梅花”后，要哥哥从中各加一字，说出诗眼。苏东坡当即道：前者加“摇”，后句加“映”，即成为“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不料苏小妹却评之为“下品”。苏东坡认真地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小妹“微笑道：“好是好了”，但仍不属上品。。一旁的黄山谷忍不住了，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山谷吟诵着，玩味着，不禁托掌称妙。试想，如果是“八月秋高风怒号”，细柳梅花则不堪一击，只能是败柳残花。其实这个“扶”和“失”字，好在不仅抓住了景物特征，从根本上说，它创造了一种和谐朦胧的美妙的意境。

六、注意虚词的运用对情感的强化

炼字，不仅炼实词，也炼虚词。虚词用得恰到好处往往对情感的表达起着强化作用。杜甫《登高》中的名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常”字写时间之长，频率之“高”，由此强化了诗人因遭遇坎坷、长期“漂泊而”产生的孤苦与悲凉的心境；独字根据对仗的原则，可以理解为偏偏之意，诗人却偏偏安仕多两人秋登局感怀，赵个止是伟大的爱国诗人那种忧国忧民、虽九死犹未悔的执着精神的体现吗？张籍有一首《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诗中一个“复”和“又”字把游子那种复杂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充分表现出来了。清代诗人沈德潜说：“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由此我们便知炼字的本质在于“炼意”。从前文所引用的成功的炼字来看，他们都是和炼意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炼字，就是使“意”一作者主观的情思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具体化、生动化、纵深化与美学化，只有炼出具体生动的富于美学内容和启示性的字，才能使“意”具有感染人的力量。我们如何揣摩所炼之字的丰富的表现力？最终还得遵循前文所说的“因文识象，由象悟道”的鉴赏思路，联系意象、深入意境、体会感情。